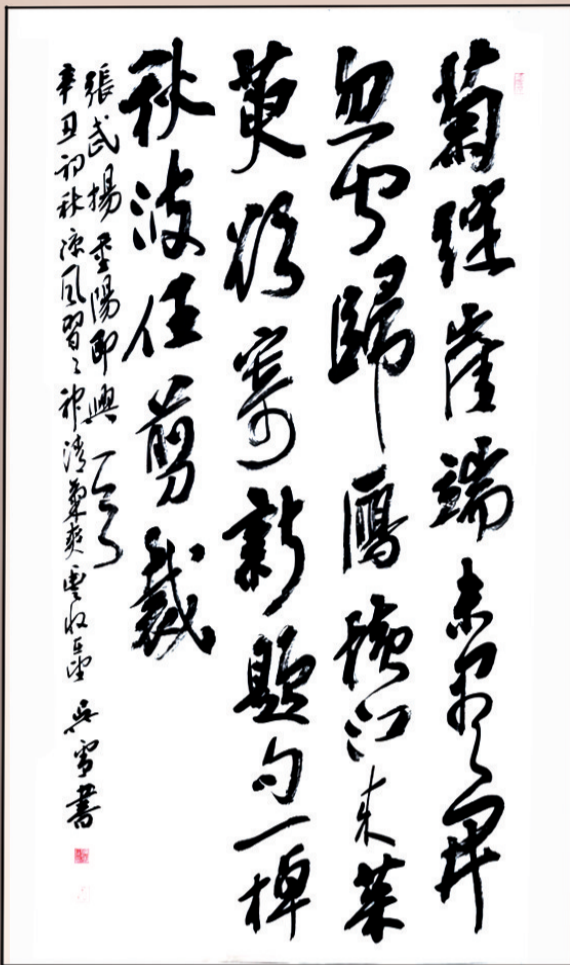




重阳即兴

■ 安徽合肥 张武扬

菊绽崖端未尽开，忽闻归雁横江来。
茱萸欲寄新题句，一棹秋波任剪裁。



吴雪/书

天柱古陶，薪火中的传奇

■ 安徽安庆 郑炎贵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被誉为皖文化源头的潜山市，世界地质公园天柱山所在地，积淀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如戏曲文化、禅宗文化、爱情文化、民俗文化等等，已经成为地标性的物质文化有陶文化、茶文化、玉文化等三大文化！其中的陶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关注。

中国古代陶瓷生产有着近八千年的烧造历史。就长江中下游流域而言，潜山市的薛家岗是这一流域中最早出现制陶业的发源地之一。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生活后的产物。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的薛家岗遗址，是安徽省第一个确认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地方，出土文物近二千件，其中三分之二为陶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三大革命（农业发明、石器制造、陶器制作）中，这里的制陶业已成为最主要的门类之一，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占多数，器物组合以鼎、豆、壶、鬲、碗为基本组合；手制为主，兼有慢轮修整，个别为快轮制作。出土形制完整、可供排比的陶鬲有18件，陶豆有50余件，演化轨迹清楚，鬲的口、足、把手及纹饰，豆柄的造型都具有一定的审美表现与艺术特征。

考古资料证明，潜山地区陶业传承历代不辍。

薛家岗遗址中同时还发现了夏商周时期的遗存，出土器物有陶、石器和铜器，陶器有二百余件，以鼎、鬲、豆、罐为主，其中最特点的是商代陶盂与鸟形器，陶盂是江淮地区周代铜盂的祖型；体内中空、背部有一长方形孔的鸟形器十分特殊，堪称一绝。同时还发现了原始瓷，再次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瓷的国土！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皖国故地，陶范模的出土证明制陶业与青铜业联动发展。

唐宋时期遗存也在薛家岗遗址中发现，有陶盆、罐、瓦等，特别是瓷质碗、盏及龙首雕塑十分精美；唐代李白笔下的舒州杓、宋代魏野笔下的舒州鼎都是闻名全国的名品；宋代这里著名的六大土产中就有陶制酒器。本地出土的元明清陶瓷珍品也不少。新中国成立后，潜山还有十多个陶瓷厂，特别是痘姆陶瓷厂的龙窑则属江淮地区保存下来的源于商代的实物。

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周边的花岗岩、变质岩风化物为制陶粘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千年不熄的窑火把陶艺精髓锻铸成不朽的篇章，熠熠生辉在痘姆陶乡。坚持古陶器原生态特性，为民众与天柱山游客提供安全可靠的生活用品、美在天然的工艺品、古朴神奇的陶乐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回归自然的劳作体验与陶吧娱乐，锻造一种平实、质朴、蕴藉、内美的品格，无疑有着永不枯竭的艺术生命力！与千年瓷都相媲美、相呼应，万年陶艺在天柱山地区已成非遗保护传承的佼佼者！

邂逅一场秋

■ 安徽合肥 吴中伟

天气一天天变凉，就连正午的阳光也不那么毒辣、焦灼难耐了。此时，热烈激情的夏，已渐行渐远；肃杀凛冽的冬，还未到来。天高云淡、草木金黄、万物宁静、成熟丰硕。“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转眼就到了“白露”，天气更加凉了，秋色更深了，秋味也愈加浓了。街头上，老老少少已开始穿起了长裤长袖，只有那些精壮的小伙子还穿着短袖，一阵秋风袭来，他们也招架不住，冷得龇牙咧嘴。母亲倚在窗前，总提醒我早上出门加件外套，冷热交替的季节，容易患上感冒，白天的热情慢慢减退，夜晚的风已沁凉而至。

“秋风起，蟹脚黄。”变黄的，不只有蟹脚，还有庭院前的树叶。秋风爬上枝头，顺着叶子的脉络，染满秋意。晨间，草木上总挂着一圈薄薄的露水，晶莹剔透，遇见晴日便蒸发了，平添了岁月的几分美好和惬意。落叶遍地，层林浸染，漫江碧透，季节正酣。不过，好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场冰凉的秋雨后，真正意义上的“深秋”才算来临。

北风呼啸，寒蝉凄切，北雁南归，秋虫寂寥。“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

衣单。”寒霜侵袭荒野，迷雾浸染山河，天气陡然转冷，就是加了件棉衣，不经意间，又裹紧了些，只觉冷风直往脖子里钻。银杏的边缘已泛黄，枫叶的茎片已染红。村口的柿子树落叶殆尽，几只柿子就像红灯笼似的打量着路人。田间地头的野草瞬间枯萎，白茫茫一片，收割后的稻田呈现出一片盛极而衰的气象。几颗遗落的稻穗被秋风摇荡，在水丛里打着旋儿。暮霭升腾，炊烟袅袅，旷野间只剩冷落凄清的场景。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是睿智而多彩的，大自然把收获和落寞都赋予了秋。唯有秋，让文人墨客不停地抒怀吟唱，既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旷达，又有“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的惆怅思切。生命在这里日渐丰盈、达到鼎盛，但最终又走向亏缺。对于那些不能改变的事物，我们只能看淡一些，从容面对。由绿变黄的秋叶；由热变凉的秋风；由闹变静的秋声；由淡变浓的秋意。秋味在酝酿、在发酵。季节更迭，时空轮转。啊，秋！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对生命、自然的几分思索和感念！

红棘子

■ 安徽黄山 曹新华

计入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桃花红心木，以其艳丽的色彩、典雅的纹理，征服了人类几百年。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桃花红心木家族中的一种，中文名为红棘子。难得的是位于亚热带北沿的黄山新明乡，也深藏着红棘子。黄山林业系统有一个前辈，叫全诗珊，他已经长眠在“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的追梦征途中。全诗珊前辈，毕业于国立南京农林大学，五十年代就职于原国家林业部种苗总站，不久后，为了响应“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举家从北京下放到黄山新明乡这个深山，管理建设龙王山林场。在搞好日常工作之余，他总是背上自制的标本夹，风餐露宿在山山岭岭间，开展植物的调查、采种和育苗实验。我在1982年参加工作时，就亲眼目睹了他，饱经沧桑的满头白发下，宽厚微驼的背上，背着厚厚的各类标本。红棘子就是他在新明乡工作期间调查发现的。

我们可以想象到全诗珊前辈当年生活的艰苦，更感叹于在“以粮为纲”而难顾于动植物保护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他这种保护物种的穿越时空的传承力量。时值1985年，老林业人曹宽担任了焦村区区长。原太平为山区农林小县，虽然改为县级市，但产业还是以农林生产为主，少有工业及旅游。曹宽到焦村担任区长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黄山西门大面积荒山绿化起来。在营造杉木林的同时，曹宽在新明乡专门采来了珍稀树种红棘子，放在焦村林业站铺满了一个房间，准备育苗造林，通过扩大其种群，解除其濒危的状态。一任行政官员，不忘小小种树的传承，其功不可抹煞。

我不认识红棘子这个树种，只知道在一片种植杉木的呼声中，曹宽区长带

来这个树种，其中必有缘由，就找到他，提出想要林业站放的那个认不认识的树种，搞一亩地的种子带到原贤村采育场去种植。他没有推迟，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句也没有提是不是让采育场给一些采种工资等问题，我有些感到奇怪，所以记忆深刻，至今未忘。

第二年，当一亩红棘子树苗培育出来开始栽植时，担心其他人反对，我只好让工人栽植了18亩，多余的没有使用。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杉木用途广，种其他树种无效益，不好卖。21世纪初的贤村采育场，经济陷入困境，只好将部分荒山和人工林承包给职工来谋求生路，种植的18亩红棘子和90亩枞槭也被承包给了下岗职工。2008年的科学考察，确认了这18亩红棘子的身份，但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求，野外纹理美观的珍稀树种因为价值不菲而砍伐严重，这两块珍贵树种人工林随即也出现了被砍掉的可能。这8户承包枞槭及红棘子的下岗职工，生活十分艰苦，看到其他下岗职工承包的树木纷纷被批准采伐，也强烈要求采伐这些。黄山林业局领导及工作人员认真细致地向他们宣传保护稀有树种的意义，他们也表示理解，并保留多年而没有利用，直至2015年国家把90亩枞槭顺利收购回来，才让它进入了国有这个保险箱。当时资金不够，就没有收购陈晓春亲属承包的红棘子。陈晓春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在深山基层，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多年，对物种保护有很深的情怀，他主动做好了亲属的工作，致使这18亩红棘子保留至今，毫发未损。如今，它和众多珍稀物种一样，已经走过了消亡凋敝的时代，将以其繁荣昌盛的姿态，去装点无限美丽的中华大地，持续地为我们未来诗意的栖居生活而服务。